



曲園叢書

14
484
43



門 4
號 484
卷 43



釋篇

賓萌集三

德清俞樾

釋盤古

盤古者元氣之名也盤古猶盤互也漢書谷永傳百官
盤互師古注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亦作磐互劉向傳
宗族磐互是也古與互同部字史記封禪書秋涸凍索
隱引小顏曰涸讀與互同涸從固聲卽從古聲而與互
同讀此盤互所以爲盤古也太元中首日昆侖旁薄幽
昆侖卽渾沌也旁薄卽盤互也旁盤雙聲薄互疊韻耳
古書乃有盤古氏之稱此猶莊子天地篇所稱渾沌氏
皆厲言也三五麻記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
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此見元氣在天地之
中上極天下際地無間隙也述異記曰昔盤古氏之死
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又引
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
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又引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風
聲爲雷目瞳爲電又引古說喜爲晴怒爲陰此見天地
之中形形色色皆元氣之所生也莊子應帝王篇曰南
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假爲之
名豈實有其人歟夫中央之帝曰渾沌太古之帝爲盤

互一而已矣因假古爲互其義不顯莫知其爲託名胡
五峯皇王大紀遂首列盤古氏陋矣

釋姜嫄

周魯皆特立姜嫄廟疑於有妣而無祖李氏惇著羣經
識小謂姜嫄之名特著而其夫失傳蓋由合不以正若
楚令尹子文之母者故諱之是說也誣古人甚矣然則
姜嫄何以特立廟曰姜嫄者帝嚳之妾也非帝嚳之正
妃也而實生后稷爲周人之所自出以其爲周人之所
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妾也故不敢以配帝嚳於是
別立廟以祀之所謂禮以義起也昔魏文帝納袁熙妻

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卽位追尊爲文昭皇后於是三公
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
之於萬嗣聖德之化豈有量哉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
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
寢廟至景初元年有司議定七廟又奏曰武宣皇后文
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
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宜世世享祀永箸不毀之
典夫以魏人之尊甄后皆以姜嫄爲比然則姜嫄爲帝
嚳之妾明矣當時文帝之廟自有文德皇后郭氏爲之

配甄后不得與焉而明帝實甄后所生因別立廟以祀
之正周人祀姜嫄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所依
據史公以姜嫄爲帝嚳正如轉非其實矣

釋太公望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周西伯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
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子真是矣吾太
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樾謂此說非也太公者
死而其子孫尊之之稱也夏殷無諡周始有之而當時
諸侯往往無諡是故魯之始封曰魯公伯禽衛之始封
曰康叔曰康伯晉之始封曰唐叔虞曰晉侯燮蔡之始

封曰蔡仲胡曰蔡伯荒曹之始封曰曹叔振鐸曰太伯
脾曰仲君平杞之始封曰東樓公曰西樓公曰題公曰
謀娶公宋之始封曰微子曰微仲曰宋公稽皆無諡也
齊之有諡自哀侯始哀侯以前曰丁公伋曰乙公得曰
癸公茲母凡三公無諡而太公者始封之君又有大功
故尊之曰太公云爾周之王業始乎古公亶父既有天
下則追王之曰太王齊之太公猶周之太王也吳自太
伯適吳遂以有國至武王追封爲吳伯謂之太伯齊之
太公猶吳之太伯也左傳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然則
唐叔虞亦有太叔之稱矣齊之太公猶晉之太叔也非

獨此也太王之妃曰太姜文王之母曰太任妃曰太姒
武王元女配陳胡公曰太姬蓋太爲尊稱故尊而無諡
者皆曰太焉秦始皇帝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
祖因之其死也卽立太上皇廟而無諡蓋古人之遺意
焉太公之稱猶之乎太上皇也其後田氏代有齊國實
始於田和而謂之太公和以後證前益知太公爲始祖
之尊稱矣是故太公望猶太公和也望與和皆名也太
公望蓋名望而字尙父古人名字相配尙者上也故名
望字尙也詩曰維師尙父猶曰程伯休父毛公生六國
時沿傳聞之誤而爲之說曰可尙可父此與史記太公

望子之說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釋荆楚

楚之見於春秋也始於莊公之十年其稱曰荆至僖公之元年乃始以楚稱公羊子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樾謂其說非也夫荆與楚一而已矣說文曰荆楚木也又曰楚叢木一曰荆也然則荆楚本無異義孔穎達左傳正義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斯得其義矣春秋先書荆後書楚蓋本國史原文猶齊之陳氏在左傳則爲陳在戰國策則爲田後人明知陳田爲一姓而凡所稱引本之左傳者從而謂之陳本之國

策者從而謂之田以非義理所繫不必易其文也陳與田其音近荆與楚其義同楚之爲荆猶田之爲陳耳孔子因國史修春秋在僖公以前國史之文皆曰荆無曰楚者則孔子亦荆之而已矣在僖公以後國史之文皆曰楚無曰荆者則孔子亦楚之而已矣故以或書荆或書荆人或書楚子謂孔子有進退予敏之微意可也若以書荆書楚爲有異義則鑿矣且推公羊子之意將謂魯史原文皆曰楚而孔子改之曰荆乎然則以楚爲荆乃吾夫子之特筆宜止見於春秋而在他書必無曰荆者矣乃國語者當時列國紀載之書也晉語曰晉伐鄭

荆救之又曰畢陽實送州犂於荆鄭語曰夫荆子熊巖是荆楚爲當時之通稱而非夫子之特筆明矣詩曰奮伐荆楚蓋荆楚之名猶殷商也合言之曰荆楚而分言之則或爲荆或爲楚猶合言之曰殷商而分言之則或爲殷或爲商也孔子定四代之書自帝告至于微子謂之商書而書序所稱則皆曰殷今以書荆書楚之異文而說春秋者卽以爲孔子之特筆然則孔子爲商書作序何以言殷乎夫商者殷之本號也自殷之號盛行而人之恆言或言殷而不言商孔子曰子殷人也又曰殷因於夏禮又曰殷禮吾能言之是故定四代之書而謂

之商書者所以存其本號也至於作序則遂謂之殷矣荆者楚之本號也自楚之號盛行而人之恆言亦或言楚而不言荆其見於僖公以前者猶其本號也自僖以後則天下稱之皆曰楚矣國史書之亦皆曰楚矣夫子何必不謂之楚乎是故荆之與楚乃古今之異言因其荆而荆之因其楚而楚之乃臨文之常例後人因荆楚異文曲爲之說斯亦儒者之蔽也顧氏炎武曰五經中文字不同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黶鬯弓見於鄭詩而秦則爲韞左氏一書其錄楚也遠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然則荆楚異文

亦若是而已矣
欲盡其微而愈顯其微然則其與文
釋春秋絕筆獲麟

吾觀詩聖人於變風之末繫以思治之詩以示亂之可
治變之可正又觀易聖人於屯之上六否之上九皆曰
何可長也嗚呼聖人憂天下深而望天下切如此哉天
下方治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憂其亂天下方亂也而聖
人之心則已望其治是故春秋絕筆於獲麟思治也今
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生民之
禍未有烈於春秋者也而麟仁獸也王者之瑞也春秋
之世何爲乎來哉夫子曰天下其庶幾治矣天下其庶

幾有王者出矣夫天下之亂起於春秋極於戰國蔓延
於秦漢之際至文景而始定方定哀之間正如江河之
趨於下其勢未有艾也然而麟之出必俟聖人必俟聖
人在乎位後世非有聖人非有聖人在乎位則麟何爲
乎來有來告者曰有麇而角者而夫子喜可知也書曰
西狩獲麟而春秋以此終焉蓋平日河圖鳳鳥之思至
此一快而欲以黜陟予奪之權歸之後王也論者乃以
麟出非時謂之不祥豈其然乎吾以詩易例春秋殆得
聖人之意者矣若夫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公羊子之
誣也

釋孔子弟子三千人

孔子世家有弟子三千人之說而愚未敢信也孔子弟子見於論語家語及史記列傳文翁石室圖者纔七十餘人蘇子由古史合諸書所有而并錄之亦止七十九人耳安得有三千人歟其不足據一也諸子之書多託於孔氏而漢書藝文志所載如芋子世子公孫尼子之徒皆七十子之弟子而三千人無聞焉其不足據二也漢武帝始置五經博士僅置弟子五十人其後稍增至成帝時乃有三千人在西京之世已爲極盛矣唐制國學生七十二員太學生一百四十員四門學生一百三

十員夫以天子之尊而所養士不過此數孔子一人乃聚三千人而爲之師其不足據三也且夫孔子之門非必以多爲貴也侈三千之數而指不知誰何之人以爲孔子之弟子吾未見其尊孔子也太史公敘述周秦間事於數之多者必曰三千魏公子無忌傳曰客三千人春申君孟嘗君及呂不韋傳亦曰客三千人平原君傳曰敢死之士三千人夫此數公者其賓客固多矣非必皆三千人也然則謂孔子弟子三千人者亦此類也

釋楚漢五諸侯

項王將五諸侯滅秦漢王部五諸侯伐楚楚漢之興皆

以五諸侯非偶然也高紀五諸侯說各不同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也應邵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也師古注漢書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今按月表雍王章邯都廢丘爲漢所圍凡十一月始終不降而死未嘗從漢也應劭之說非矣常山王張耳爲陳餘所逐走歸漢據功臣表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與陳平韓信之來固當不同然亦不過如九江王英布與隨何聞行而至者等耳未必以兵從也師古之說亦非矣徐廣韋昭二說未知孰是然月表明言韓王信從漢伐楚信本傳亦云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羽則韓王必

在五諸侯之數韋昭之說疑其得之矣淮陰侯傳乃云漢二年出關合齊趙共擊楚按是時田榮擊殺齊王市自立項王擊之榮敗死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羽聞漢王東伐楚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還擊漢于彭城然則齊方爲楚所擊無緣得從漢故諸家說五諸侯均不數齊淮陰侯傳誤耳至項羽紀五諸侯注以爲齊趙韓魏燕按魏王豹親從入關齊燕趙三王皆不從齊則田都趙則張耳燕則臧荼也韓王成據月表則云從項羽畧入關而韓王信傳云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

項王本紀亦云韓王成無軍功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然則韓王成不從入關明甚羽本紀云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然則五諸侯當數鄱君不當數韓王成也

釋公主

古無公主之稱然婦人之稱主則春秋時已有之矣魯語曰以歆之家而主猶績是也蓋主本大夫之稱故其妻亦得稱之後世因以人君之女謂之君主史記六國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是也君主之稱殆始於人君之女而適大夫者乎左氏傳有曰君姬氏者稱

主而繫於君與稱某氏而繫於君其誼一也後世又因人君稱公而謂之公主吳起傳公叔爲相尙魏公主是也至秦有天下稱皇帝而其男尙稱公子始皇本紀公子將閭公子高是也故其女亦仍稱公主李斯傳十公主死於杜是也漢承秦舊亦曰公主而王之女謂之主主死於杜是也漢承秦舊亦曰公主而王之女謂之是也夫以王之女而謂之王主則知古所謂公主者以其爲公之女也後儒不達此誼以爲天子之女使公主婚故曰公主失之矣

釋佛寺

古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如此而已矣秦起西戎襄公作西時文公作邠時于是有時之名然史稱雍旁故有吳陽武時則時之起也久矣蓋西戎之俗也嗣後宣公作密時祭青帝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赤帝獻公作畦時祭白帝漢興高帝作北時祭黑帝是謂雍五時至釋氏自西戎入中國名其所居曰寺卽時之省也蓋佛徒所奉金人本爲祭天而設漢書霍去病傳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佛像是也然則原佛寺之始與雍五時之祭五帝者正同世謂攝摩騰竺法蘭始至中國居鴻臚寺因以爲名而至今仍

之猶未得其誼也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今官制有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光祿寺之名而浮屠氏所居亦冒此名可乎宜正其名曰時以還西戎之本俗然後與中國所謂寺者不相亂矣

釋相

儀徵阮文達擊經室集有釋相一篇其大旨以爲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乃說文相在目部曷嘗有佐助之義此必段借字其本字當爲襄此說非也襄字說文在衣部其說解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亦曷嘗有佐助之義乃以耕必有耦附會之斯曲說矣臯陶謨

曰思曰贊贊襄哉馬融訓襄爲因鄭康成訓襄爲揚是贊襄之襄非謂佐助也而謂卽輔相之相其於古訓更敬矣然則輔相之相當爲何字曰相卽其本字也蓋其始起於瞽之有相說文相省視也瞽者無目不能省視故必有人代爲省視而扶助之導引之卽謂之相其後因以爲輔政者之稱如云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皆是也冉有季路爲季氏臣孔子引周任之言以責之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又曰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輔相之相與瞽者之相固同字同義矣然古者未以相爲官名凡輔助者通

稱爲相故賓介亦稱相周官司儀之職曰每門止一相鄭注曰相謂主君賓者及賓之介也太僕之官亦稱相尙書顧命曰相被冕服鄭注曰相者正服位之臣謂太僕也至秦有相國丞相之官而相之名始尊後世遂不知其始起於瞽之有相矣苟知輔相之相與瞽者之相同字同誼則與說文相字之誼正合又何疑而以爲非本字乎

釋主
說文一部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此字今經典不見皆以主爲之主之本義燈中火主也與字音同義異

集三
作書者以丿不成字故段主爲丿凡經典主字皆丿字也其義皆從有所絕止而引申之今俗字作住者是其義也說文無住字然邁篆曰讀如住則此字亦古矣蓋凡物有所絕止謂之丿其字旣皆作主故人有所絕止又加人作住耳經典無住字則仍以主爲之如云主顏離由主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也因而有主客之稱老子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客對文由來久矣又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尙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其後因以爲大夫之稱

左傳載醫和與趙孟言稱主是也相沿旣久而君與主遂爲通稱管子書已有七臣七主之篇老子書亦有萬衆之主之文於是主之名遂尊而於字之本義亦稍遠矣主又訓守廣雅釋詁曰主守也蓋古人適異國必有所常主昭三年左傳曰豐氏故主韓氏是也以其有常主故有主守之義因又訓專訓親師古注漢書滄于長傳曰主猶專也鄭康成注論語主忠信曰主親也蓋亦以其有常主故引申之爲專一爲親密也至於祭之有主其義亦出於此神之所依猶人之所住也故亦曰主焉而說文乃又有室字其說解曰宗廟室祔此後出字

也廟主字从宀作室何異鎧主字从火作炷乎苟知經
典主字皆、字有所絕止一義所引申則無不可通矣
釋欽

爾雅釋詁曰欽敬也說文欠部欽欠兒於訓敬之義絕
遠孫氏星衍尙書注疏於多方篇乃惟有夏之民叨憤
日欽劓割夏邑立政篇帝欽罰之竝云欽與廡通而引
爾雅廡興也之文爲說愚謂尙書所有欽字皆廡之段
字也說文宀部廡陳輿服於廷也禮曰大人之器威敬
古者有大事則陳輿服於廷如顧命所記是也秦朝之
禮器先王之法物森然具在以此思敬敬可知矣故廡

有敬義也周書諡法篇曰威儀悉備曰欽尙書堯典釋
文引馬注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然則古人所謂欽者皆
謂其威儀之盛正從陳輿服之義而引申之後世儒者
但以主一無適爲敬則不足以知此矣詩常武篇旣敬
旣戒鄭箋曰敬之言警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所以警眾
也鄭注曰警猶起也爾雅釋詁曰廡興也廡之爲興猶
警之爲起矣虞夏商書所有欽字其義皆爲敬周書多
方立政篇兩欽字則當訓爲興而要皆廡字之義所引
申作欽者段字也段氏玉裁謂人氣不足則欠故有欽
然如不足之義斯乃曲說或又疑爲鎮之段字鎮低頭

也有敬慎之意然許君引左傳迎於門者領之而已其
義正與敬反安得以爲欽敬之本字乎

釋左右

說文左部左手相左助也从大工又部又手口相助也
从又从口愚謂許君說此二字竝未得也左右對文其
義亦當相配左从工而右从口則不倫矣今按左字从
工乃从巨而省古人製字有從省之例如會字从曾乃
增之省聖字从壬乃廷之省制字从未乃味之省辟字
辭字从辛乃臯之省然其例也工部曰巨規巨也从工
象手持之形工部所隸之字三巨也巧也式也巧从工

乃工巧之工式从工則从巨而省爾雅釋詁矩法也故
式篆說解亦曰法也不然則式字从工何意乎左之从
工與式同意然从巨省巨者所以爲方之器故从巨省
猶从方也右字从口不从手口之口如石字說文作石
而世傳秦刻石文作石蓋二形相似其殺亂者多矣說
文口部口回也象回而之形古之製字者既象回而之
形則其形必圓隸體始變而方之耳凡角圍字圍繞字
竝當如此作今借圍守之圍爲之非其本字也右字从
口正从其象回而之形故从口猶从圓也夫天下之形
方圓盡之矣十執方又執圓古人製字之意正如此傳

曰天道圓地道方君道圓臣道方古之聖人所以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不外乎此矣是
故左右二字之義其所包甚大也今右字既誤从手口
之口而左字又不得其所以从工之意則二字皆失其
義矣

釋篇三



議篇

賓萌集四

高許于德清俞樾

久而不替其

文廟祀典議

咸豐六年樾在河南學政任內奏請援蘧瑗之例以鄭
公孫僑從祀文廟兩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享二
崇聖祠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樾旋以人言去職踰
伏草野又經兵亂流離奔走靡有定居然念文廟祀
典尙有宜增益者樾故官學政俎豆之事固所職也茲
雖放棄敢默而息乎謹私議之如左
一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亨所爲也謹按陸
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

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詩其原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箋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至今學者誦習謂之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不傳而毛詩獨行昔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於國胄自今有事大學並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訓傳非所謂代用其書者歟徐堅初學記載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較高行子之徒傳其氏而不傳其

名者其迹之顯晦有殊矣乃文廟從祀有小毛公葺而無大毛公亨禮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無乃飲其委而忘其原歟非先河後海之誼也是宜增入者一

一曰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詁訓也無詁訓是無義理也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歟漢太尉南閣祭酒許慎生東漢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詭更正文以耀於世慎學於賈逵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敘篆文合以古

籀使學者得以考見六書之原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明義理厥功甚巨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舊說楛失無傳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嘗徵引及之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鄭所刺取慎又著孝經孔氏說及五經異義是其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舍是奚由哉伏念我朝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許氏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春秋有事文廟慎不得與配享之列無乃闕歟是宜增入者一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卽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蒧之上說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卽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旣爲孔子兄子則子思子之從伯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揆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樾於咸豐六年奏

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說俟後之君子焉

學校祀倉頡議

古者崇德報功凡有功德於民者必在祀典是故農則祭先嗇蠶則祭先蠶使民反本追遠不忘所自始也夫文字之興自倉頡始矣謹按許慎說文解字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夫是易結繩而爲書契皆倉頡之功慎又曰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承後後人所以識古然則倉頡之功不在嗇

與蠶之下矣鄭康成注周官隸師曰貉師祭也祭造匱法者其神蓋蚩尤夫兵者凶器聖人所得已而用者也然旣用其法則不得不報其功故雖以蚩尤之凶人而亦祀典之所不廢况倉頡親爲黃帝史初造書契以利萬世者乎竊謂天下學校上自京師下至郡縣宜皆建立倉頡祠祭孔子前一日祭以少牢以報其初造文字之功亦祀典之所不容已者也倉頡祠旣立請定配享之位衛恆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然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誦意沮誦其倉頡之佐歟今定沮誦爲配享第一周宣

王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是大篆所自始今定周太史籀爲配享第二秦始皇帝既并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嫪改大篆是小篆所自始李斯趙高其人均不當祀今定秦太史令胡毋敬爲配享第三秦下杜人程邈得臯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是隸書所自始今定秦御史程邈爲配享第四配享既定請定從祀之位自李斯作倉頡篇漢初學者以倉頡爰歷博學合爲三倉嗣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

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楊雄作訓纂篇至後漢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有太甲篇在昔篇和帝時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而後之學者因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爲上卷楊雄所作爲中卷賈魴所作爲下卷亦謂之三倉凡此諸書今惟急就篇尙存餘竝倅然有功小學許慎說文解字之書蓋本於此淵源所自不可沒也竊謂自司馬相如至賈滂六人竝宜從祀倉頡祠至許慎說文解字爲言小學者所祖俾學者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通義理厥功甚巨當從祀 文廟故不列於此若夫言書法者以羲獻爲聖言韻學者以周

沈爲宗實則破數字體變亂古音斯乃六藝之辜人八
體之巨蠹後之議者無僥入也

考定文字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
曰名今世曰字夫文字之不正似于爲政無損而孔子
論政以此爲先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推而極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
足然則文字之所繫顧不重歟嬴秦氏興事不師古變
改籀文以從簡易周內史之職廢而所謂達書名於四
方者不可復見漢儒許慎于是有說文解字之作敘篆

文合以古籀古聖人初造書契之意其不盡泯滅者賴
有此書之存而經典相承尙沿譌體類多苟且不合六
書今宜考正文字專以許氏書爲準一日正字義夫古
人制字皆有本義經典所用每多段借而許君解字必
從其朔所以明字之本義也如逆爲送逆字而順逆字
止當作弅降爲升降字而降伏字止當作夆化爲教化
字而變化字止當作匕氣爲氣廩字而雲氣字止當作
气樹爲樹木字而樹立字止當作封漏爲漏刻字而穿
漏字止當作扁假爲真假字而假借字止當作段湮爲
湮沒字而湮塞字止當作聖微爲隱微字而微細字止

當作敬違爲違離字而違背字止當作韋懷爲懷思字而懷俠字止當作裏辯爲辯治字而辯訟字止當作辨垂爲邊垂字而下垂字止當作歛距爲雞距字而距止字止當作距鄙者五家爲鄙也而鄙嗇字止當作曷災者天火曰災也而災害字止當作崇厚者山陵之厚也而厚薄字止當作卑兩者二十四銖也而參兩字止當作罔溫者水名也而溫良字止當作盟蒙者艸名也而蒙覆字止當作冢郭者齊之郭氏也而城郭字止當作章節者竹約也而符節字止當作冫捷者軍獲得也而捷速字止當作走啓者教也而開啓字止當作后殿者

擊也而殿始字止當作屨敬者襍肉也而分散字止當作椴裂者繪餘也而分裂字止當作列備者慎也而具備字止當作葡愛者行兒也而慈愛字止當作悉憂者和之行也而憂愁字止當作息稱者銓也而稱舉字止當作再譟者擾也而呼譟字止當作鼻私者禾也而公私字止當作亼遂者亡也而遂意字止當作冢腥者星見食豕肉令肉中生小息肉也而腥臭及腥熟字止當作腥此皆增益之而失其本字者也又如旨爲甘旨字而意旨字必當從心作惛敬爲敬細字而敬伺字必當從見作覲須爲須眉字而須待字必當從立作璽咎爲

災咎字而咎怨字必當從心作愆卒爲隸卒字而生卒
字必當從歹作碎交爲交脛字而交會字必當從彳作
透芻爲芻蕘字而芻豢字必當從牛作牖典爲典謨字
而典主字必當從支作敷美爲甘美字而美色字必當
從女作媿陳者國名也而陳列字必當從支作隄強者
蟲名也而勉強字必當從力作彘淨者魯北城門池名
也而潔淨字必當從靜作瀨朱者赤心之木也而朱紫
字必當從糸作絳衰者艸雨衣也而衰減字必當從艸
作頽黨者不鮮也而朋黨字必當從手作攬又者芟艸
也而又治字必當從辟作變率者捕鳥畢也而率先字

必當從彳作達渴者盡也而飢渴字必當從欠作漱蔑
者目無精也而輕蔑字必當從心作懣尤者異也而尤
悔字必當從言作詵與者束縛捽也而釜與字必當
從斗作𣪠弭者弓無緣也而弭止字必當從心作悞監
者臨下也而監視字必當從目作瞠專者六寸薄又紡
車也而專壹字必當從女作媻復者往來也而重複字
必當從彳作徇此減消之而失其本字者也又若鬱鬱
字當作鬱鬱則森鬱字矣涼風字當作颯涼則涼薄字
矣烈風字當作颯烈則火烈字矣敷播字當作播播則
播種字矣保守字當作冢保則保養字矣扶疎字當作

扶扶則扶佐字矣期年字當作棋期則期會字矣偏枯
字當作偏偏則偏頗字矣媿異字當作祺媿則媿媿字
矣接續字當作接接則交接字矣漸進字當作漸漸者
水名也蒿里字當作藁蒿者艸名也耕芸字當作穎或
作藟芸者艸名也懲艾字當作忞艾者艸名也觚稜字
當作觚觚者酒器也敷施字當作收施者旗兒也昭穆
字當作召昭者日明也柴望字當作柴柴者小木椽材
也遷移字當作迢移者禾相倚也兼該字當作咳該者
軍中約也渾厚字當作輝渾者混流聲也合盞字當作
盞盞者謹身有所承也煩亂字當作斂亂者治也範法

字當作范範者輶也稍地字當作郇稍者出物有漸也
急暴字當作暴暴者晞也戮力字當作戮戮者殺也朔
望字當作望望者出外望其還也商賈字當作商商者
從外知內也藝嶽字當作藝藝者榮也沖虛字當作虛
沖者涌搖也披靡字當作披披者從旁持也格鬪字當
作格格者木長兒也徼幸字當作徼徼者循也俟待字
當作埃埃者大也詭譎字當作詭詭者責也抵觸字當
作抵抵者擠也混同字當作混混者豐流也袒裼字當
作但袒者衣縫解也攜貳字當作攜攜者提也又若容
爲容受非頌兒之頌周爲周密非矧徧之矧墳爲墳墓

非坊衍之坊殘爲殘殺非炳餘之炳原者水泉本也非
平邈之邈昆者同也非鬻弟之鬻臬者不孝鳥也非愚
首之愚豪者豕鬣也非勢疆之勢窪者清水也非窞下
之窞序者東西牆也非次敘之敘暨者日頗見也非泉
與之泉篤者馬行遲也非管厚之管蛤者蜻蛉也非螟
蠕之蠕爪者乚也非又甲之又頌者大首也非叢賦之
叢及攸分之攸鮮者魚名也非新蠶之蠶及黠少之黠
此其始皆由同音段借而積久相沿遂失其本字又若
帥悅一字也杭抗一字也糠康一字也籩匾一字也呂
箴一字也或域一字也昔腊一字也咳孩一字也臚膚

一字也枹桴一字也冰凝一字也常裳一字也今則誤
分之詞爲言詞而詞訟字當爲辭辭受字當爲辭讓爲
責讓而推讓字當爲攘攘臂字當爲纏圍爲守圍而囹
圜字當爲囹禁圍字當爲致溺爲弱水而陷溺字當爲
休便溺字當爲屙各有本義元非一字今則誤合之如
此之類不可悉數夫段借爲六書之一必欲盡改經典
以從許氏之書非通論也然至於操筆味墨自爲文字
則本字具在何不可書必舍本字而用段字又豈理乎
所謂正字義者此也二曰正字體許氏說文兼收或體
蓋其博采通人以成一家之書用力勤矣然每字先必

列正文次附或字許君所重固有在也今乃有以或體
 而廢正體者如槩或作𦉰𦉰行而槩廢矣靈或作靈靈
 行而靈廢矣芬或作芬芬行而芬廢矣蕙或作萱萱行
 而蕙廢矣替或作苻苻行而苻廢矣藻或作藻藻行而
 藻廢矣廷或作征征行而廷廢矣迺或作迺迺行而迺
 廢矣衙或作衙衙行而衙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
 矣詢或作詢詢行而詢廢矣對或作對對行而對廢矣
 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
 或作煮煮行而鬻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
 作護護行而護廢矣彙或作集集行而彙廢矣𧰨或作

朽朽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臆臆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肢
 肢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
 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
 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
 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
 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
 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
 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
 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
 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𧰨𧰨行而𧰨廢矣𧰨或作

蝟蝟行而鬻廢矣謦或作麁麁行而謦廢矣怯或作怯
 怯行而怯廢矣捕或作怖怖行而捕廢矣漚或作浣浣
 行而漚廢矣鰓或作鯉鯉行而鰓廢矣鯉或作鯨鯨行
 而鯉廢矣賊或作馘馘行而賊廢矣摺或作抽抽行而
 摺廢矣緙或作綽綽行而緙廢矣緩或作緩緩行而緩
 廢矣蝻或作蚰蚰行而蝻廢矣蝻或作螺螺行而蝻廢
 矣蠹或作蚩蚩行而蠹廢矣蝨或作蛛蛛行而蝨廢矣
 量或作疆疆行而量廢矣処或作處處行而処廢矣覈
 或作尊尊行而覈廢矣鷄或作難難行而鷄廢矣犇或
 作羶羶行而犇廢矣蠹或作焦焦行而蠹廢矣它或作

蛇蛇行而它廢矣經或作頰頰行而經廢矣勝或作凌
 凌行而勝廢矣夫許君既收此字則間一用之固無不
 可乃承用既久至以正體為僻字廢而不用大非許君
 雅意矣又如肩俗作肩今用肩而廢肩鹽俗作鹽今用
 鹽而廢鹽采俗作穗今用穗而廢采枝俗作豉今用豉
 而廢枝幫俗作裊今用裊而廢幫歛俗作嗽今用嗽而
 廢歛灑俗作灘今用灘而廢灑則以俗體而廢正體尤
 乖許君之指此雖說文所有者不可不正也若乃許氏
 所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今不盡用而所用率多俗字
 不合六書如童增作瞳須增作鬚額增作額壁增作壁

番增作躡景增作影縣增作懸淳增作潮鉏增作鋤喙
 增作蒙又增作釵茸增作暮汴增作許後增作篠虛增
 作墟頻增作顰聶增作謠鮭增作鯉構增作糲蕘增作
 臚飭增作餐疔增作痼皆俗書誤增者也如蘊省作薑
 悔省作姆餽省作飭沃省作沃娛省作妖渾省作如錫
 省作錫淩省作菱衛省作衛落省作苔酪省作岷焚省
 作焚侵省作侵得省作尋癩省作彌蠶省作羈諉省作
 唉皆俗書誤省者也它若覬之爲髭鬣之爲襪胆之爲
 蛆舖之爲哺鑼之爲戩谿之爲溪鼃之爲蛙闐之爲繽
 貶之爲紘設之爲消佗之爲鮑雅之爲鴉譽之爲嗟旂

之爲航餅之爲瓶儋之爲擔習之爲髯剡之爲膝趕之
 爲躁距之爲拒緜之爲祿裓之爲脈贛之爲臙灾之爲
 疚梭之爲艘輓之爲挽柶之爲柶版之爲板媯之爲惱
 瀨之爲讞闌之爲鑰則聲是而形非也錘之爲鎚鞅之
 爲鞋斷之爲齧鷓之爲鷓暝之爲眠鷺之爲鳶次之爲
 涎嬖之爲婆柁之爲拖酌之爲酌控之爲撐拏之爲猗
 靖之爲崢騰之爲黛澂之爲澄曠之爲瞬蕘之爲蘋徇
 之爲徇躡之爲躡返之爲汴瀉之爲潯檢之爲擒培之
 爲棒鞞之爲屣躡之爲磨蛩之爲蟀則形是而聲非也
 至於画之爲巨輿之爲票季之爲年界之爲昊竝之爲

並替之爲替替之爲晉晉之爲舜舜之爲乘競之爲兢
舜之爲舜鼻之爲兜索之爲累雷之爲壺屑之爲屑奕
之爲赤苻之爲前則似是而實非又若黏之爲糊陸之
爲狴雜之爲鷓鴣之爲埋姓之爲晴蔽之爲蒯沫之爲
饋擊之爲腕凭之爲憑臺之爲耄倣之爲媵頰之爲俯
鸞之爲炒塙之爲確臍之爲瘠則於正書絕遠形聲俱
異矣若夫壩之爲歪歛之爲甦則本有形聲字而造爲
會意字曰之爲帽白之爲堆則本有象形字而造爲形
聲字凡此之類皆許君所謂詭更正文以耀於世者胥
史文書市井薄記承襲舛譌或無譏焉大疋君子高文

典冊豈宜有是哉此說文所無者尤不可不正也所謂
正字體者此也字義與字體皆考正文字所宜先好古
之士儻有取乎是而更廣其所未備箸爲一書使學者
有所依據視佩觿干祿諸書誼例尤精矣或於正名之
道未始無補與

取士議

同治元年貴州貢生黎庶昌條陳時事有取士之法鄉
會試仍分三場第一場試經義以詩書爲一科三禮大
戴記爲一科三傳孝經爾雅爲一科四書爲一科第二
場試子史論以周程張朱陸爲一科孫吳武經爲一科

管荀老莊爲一科董賈楊文中爲一科國語國策史記
前後漢書三國志爲一科晉書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遼
金元明諸史爲一科第三場試時務策爲一科詩一首
爲一科縣府學政試分四場第一場經義二道第二場
子史論二道第三場時務策二道第四場詩賦各一道
竊謂其法太涉煩重不可用也且其所定各科亦有未
盡得者如以三傳孝經爾雅爲一科此三者各自成學
非如三禮大戴可以并而一之也何得強爲牽合置之
一科又以管荀老莊爲一科老莊之書與聖人異趣雖
其書亦不容廢然著爲功令以之取士固不可也管子

書如侈靡等篇多脫文譌字心術等篇皆老莊之緒言
或後人僞託輕重等篇則陰謀譎計尤近猥鄙亦非可
以取士也又以周程張朱陸爲一科則卽今世所行性
理論而已不過竊陳腐之言駕空虛之說安足以見實
學乎當今之世誠欲罷去八股時文別求取士之法務
宜簡易使天下可以遵行不必過涉繁重轉致有空文
而無實際第一場試論語義二道孟子荀子義各一道
或謂荀子性惡篇與孟子相背不可並列爲經然孔子
論性但曰性相近也初無善惡之說孟子言性善荀子
言性惡各有所見實則殊途而同歸故孟子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荀子之意懼人之恃性而廢學故其書首篇卽爲勸學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天下之人中下居多然則荀子抑性而申學正所以爲教矣宋蘇軾謂荀子有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之說今備考荀子實無此文原書具在可以覆按所言皆近切要又多引古禮粹然儒者之言其王制篇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大畧

篇曰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正名篇曰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王霸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皆與孟子之言不謀而合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實爲卓見考孟子一書本亦在諸子之中後升爲經今若升荀子爲經與孟子配次論語之後竝立學官鄉會試首場卽用此一聖二賢之書出題取士允爲千古定論宋岳珂程史云元祐時詔閣試制論於九經正史孟荀并注出題

然則荀子書宋時固以出題矣至所試之文不得仍沿八股之體當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方爲合格第二場試經義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出題大學中庸歸并在禮記中不必別出試文格式與第一場同第三場試史論三道史記漢書後漢書各一道此三史文詞古茂體例謹嚴爲後來諸史所不及且兩漢人材超越唐宋士子從事於此他日學問經濟亦必卓然可觀矣三史之外益以文選之學考舊唐書儒學傳曰江淮閒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李善等繼之是唐時固有文選之學故唐人所作詩文

皆沈厚典雅無宋元空疎之弊今宜于第三場試史論外更試詩一首以文選出題其所限官韻卽用本篇題目中字士子不知出處不能押韻則不得不熟讀文選矣夫以經史爲之根柢而又以選學佐之科場所得必多華實竝茂之士數十年之後經術吏治自將駕唐宋而上之矣小試亦宜仿鄉會之例量爲簡省然此亦非可以旦夕期也夫以八股取士自明至今四百餘年一旦舍其舊而新是謀幾於不戒而視成矣故苟欲行此則宜豫定章程布告天下以十年之後某科鄉試爲始廢八股時文改從新制庶士子得先自砥礪以副上求

集四
不然則董仲舒所謂不琢玉而求文采愚未見其有得也

仿造浮梅檻議

明人聞子將有西湖打船啟一篇極言湖居之不可無船誠哉是言乎然其議欲勾合十人人出萬錢以十萬錢造一舟十年之後人各一舟爲期太遠闊矣今者百物騰貴十萬錢恐未足成舟卽成舟亦不過如杜老所云恰受兩三人者耳未足容琴尊暢游覽也按厲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泔浮湖中編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戟其下用

文木斲平若砥布于泔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几席觴豆肴及彝鼎罍洗茶鑪棊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極新奇可喜前此未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不較造船爲省乎考西湖志儀部有浮梅檻記同時王在晉有浮梅檻賦湯臨川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倒一時矣又其子婦顧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是浮梅一檻不獨終此老之身逍遙容與而已未始不耐久也惜貞父自記不詳載其制今大略言之似亦不宜過大寬九尺長倍之或長二丈足矣其下編筏須用巨竹徑二寸許者或兩層或三

層量所載之重輕以爲厚薄其上施版版或卽附著于
筏或于筏上施橫木以承之使版與筏相去一二寸以
防水之上溢此在營造時相度矣其上立六柱前後中
各二前柱至中柱設朱欄綠幕幕分上下兩半其上半
支以戟其下半捲置欄下遇風雨則上者下垂下者上
引兩半相合而維繫之中柱至後柱亦設朱欄綠幕幕
上下合一表裏兩層仿北方車幃之式置玻璃窗焉蓋
一筏之中前爲游覽之所於軒豁宜後爲休息之所於
嚴密宜中以簾幙隔之所陳設宜蘇州山塘竹器大約
不過榻一棹一茶几二杌子六多則難容也其上仍置

筏篷如船式至行筏宜以篙而湖中似於篙非宜或兩
人划一小舟在前以緯引之使坐筏上者但覺其平移
水面而不知所以行意趣更勝也此蓋以意划爲之未
知與貞父浮梅檻同異何如若夫踵事而增加隨宜而
施設固非此所能盡矣余嘗謂湖居有三要一築湖樓
二造湖船三製山橋而浪迹半生癡願莫遂今年主講
詁經精舍曾以擬聞子將打船啟命題作者拘于原議
不能各抒所見近聞薛慰農觀察勅議造船因走筆成
此備好事者採擇昔黃儀部爲浮梅檻蓋與其友吳德
聚謀之方今有吳君其人乎余日望之矣

宜從祀 文廟大成殿兩廡又按孔子有兄曰孟皮故
論語稱孔子以兄子妻南容而史記弟子列傳有孔子
兄子孔忠蓋皆孟皮之子也孟皮言行無所表見然既
為孔子之兄則亦祀典所不可闕者孔子曰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為帝王萬世之師京師郡縣
莫不崇祀上及其祖下逮其孫而獨缺其兄揆之至聖
之心或者猶有憾乎臣愚以為孟皮宜配享 文廟崇
聖祠奏上 詔下其議於禮部僉曰宜如臣懋言爰定
公孫僑從祀大成殿西廡位林放上孟皮配享崇聖祠
位西向第一

天子俞焉于是上自 國學下至郡縣學咸奉行如
詔書禮也其明年懋以人言免官自惟奉職無狀不稱
朝廷遣使者之意惟此二事祀典存焉且孟皮之議實
發于先臣蓋先臣有詠古詩四章其次章為孟皮未與
配享而作奉承先志幸無失隊念漢世如乙瑛請置卒
史韓勅造立禮器咸刻石勒名垂示後世作而不紀後
無述焉爰著本末以愍方來乃為頌曰
英英子產君子之風兄事勿替尼父所欽宜祀于廡以
尊孔心扶彼蘧氏為聖作朋
孟皮弱足不良能行有開必先實惟聖兄所求未能聖

心悲傷配食先代祀事孔明

春在堂記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重道光三十年余成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皆疑焉後知由湘鄉相公時相公以禮部侍郎充閱卷官得余文極賞之且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以第一進呈然余竟淪棄終身負吾公期望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窮愁著

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歲在疆圉單闕請公書之而記其緣起焉

胡雲林先生飛雲山授經圖記

素王殂落道在六經暴嬴閭位焚如棄如閻習不彰卯金代興彗掃頑凶遺書始出山厓屋壁往往而在老師大生口受其文心通其義洙泗微言庶幾未沫繇唐厯宋是式是遵後世德薄蔑棄古舊易剏先天之學書習後出之本顛到剝摧厥緒用微 聖朝憫憐首崇古學于是碩儒輩出昭前之美新安勝區學者斯萃婺源之

江休甯之戴海內瞻仰譬猶高山維績溪胡氏自明諸
生東峯先生以來咸研綜典藝甄極絃緯九傳而至雲
林先生齷齪入學耄期不亂優游名山傳述樸學後生
歎誦播爲丹青先生有令子曰培系子繼約身剛己克
紹先軌余與之游因獲覽觀而私記之讚曰

維古經訓重專家兮游談不根以儒戲兮吁嗟先生古
之徒兮董理六書窮萌芽兮說詩地理無齟齬兮先生
雖往德音遐兮謂余不信視斯圖兮

胡春喬先生遺書記

績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峯先生以來以經學世其家代

有譔述八傳而至春喬先生諱秉虔字伯敬以名進士
官刑部主事後改就本班以知縣起家官至甘肅丹噶
爾同知所至有治聲詳見其孫肇昕所譔行畧先生自
幼嗜學宦游京師出彭文勤朱文正阮文達諸巨公之
門而吾鄉姚文僖高郵王文簡武進張皋聞先生皆其
同年友故其學有根柢尤精於聲音訓詁之學所著有
周易小識八卷尙書小識六卷論語小識八卷卦本圖
考一卷尙書序錄一卷毛詩序錄四卷漢西京博士考
二卷甘州明季成仁錄四卷河州景忠錄三卷又有經
義聞斯錄槐南麗澤編月令小識四書釋名小學卮言

對牀夜話惜分齋叢錄銷夏錄文集詩集各如干卷詳見其從子培翬所撰遺書記嗚呼先生之學可謂博矣越于同治七年主講詒經精舍而先生之從子曰培系子繼以先生遺書來凡五種曰卦本圖考曰尙書序錄曰甘州成仁錄皆原記所有者曰古韻論三卷曰說文管見三卷皆原記所無者越受而讀之信乎先生之學之博而於聲音訓詁爲尤精也夫古音自鄭氏庠以來崑山顧氏婺源江氏金壇段氏休甯戴氏曲阜孔氏吾鄉歸安嚴氏各有成書先生於其後補苴之所論細入毫芒塙不可易至說文一書明季如王船山顧亭林兩

先生之博極羣書而始一終亥之本竟未之見其爲絕學久矣 國朝諸大儒始講明之先生此書謙曰管見然發明古音古義多獨得之見此二書者卓然其可傳矣越幼失學中年以後鑽羣經訓困而學之一無所得讀先生書望洋向若而已安足以知學海之津涯哉重違子繼之意輒書數語于其後歎誦之外不知所云

高氏祠堂記

昔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者不敢顧其私而仁者不敢遺其親顧其私非義也遺其親非仁也若郭君曰長之立高氏宗祠也其仁與義兩得之乎君名德炎本

姓高氏廣東潮陽人自幼出爲郭氏後器宇恢拓識量淵深輕財上義有古烈士風故能遭遇

盛時自致通顯以六部郎中加鹽運使銜

賞戴花翎垂纓影組翔步郎署一時藉藉稱郭氏有子矣然而落葉糞本物之理也飲其流思其原人之情也今郭氏已顯融光大而高氏之壠焚黃不及君之心歎焉爰請於

朝乞以其官封本生三代是時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凡士大夫篤念所生以情陳請者罔弗俞乃

詔封君本生曾祖父及祖若父皆通議大夫母皆淑人

君奉

璽書感激涕泗交頤敬布几筵具告已遵辰選時致身貴顯及

聖天子加恩泉壤之至意而又念在高氏時故有兄德耀不幸短命先父母遺體更無異人大懼高氏之不血食乃營善地筮吉日剏立高氏宗祠垣墉之丹雘之歸焉而隆其堂審焉而深其室下至井園罔不潔清掄擇高氏之賢者使爲之後而奉其祀若節春秋以烝以嘗凡高氏無嗣者皆附祭焉祠成求余文爲之記客有獻

疑者曰古有爲人後之禮無爲異姓後之禮旣異姓矣於所生乎何有郭君此舉禮歟非禮歟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詩不云乎謂他人父則疑出後異姓者古亦有之郭君旣不敢背郭氏又不忍忘高氏天子哀其志爲褒封高氏三代皆如其官然則郭君之所爲

聖人固許之矣抑又嘗考之國語晉有大夫郭偃而墨子之書稱晉文公染於舅犯高偃是郭偃亦稱高偃蓋高郭一聲之轉耳三代以下小史奠世繫之職廢而氏族混淆遂不可考故有一姓而實非同姓者如王氏或

出舜後爲姚姓或出王子晉後爲姬姓是矣有非一姓而實同姓者如杜子美有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則唐杜同姓矣韓退之送何堅序曰何於韓同姓爲近則何韓同姓矣高之與郭或亦猶是與君以高氏子爲郭氏後不背郭氏不忘高氏君子以其不背郭氏爲義不忘高氏爲仁仁且義禮也客不能詰遠遁告去於是譏次其言而爲之記

吳縣重建關帝廟碑

惟氏聖清與天剖靈符百神率職有司奉祀咸秩無紊咸豐中以關帝靈應尤著其制詔禮官晉之中祀

于是廟制與句龍棄孔子侔盛比尊牲牢舞溢靡不登
進用昭上儀薄海內外是式是遵吳縣飲馬橋故有關
帝廟權輿于明洪武十二年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繕完葺之乾隆六年增建後閣至
三十八年又擴舊制闢左右門樹前垣焉雕甍鏤楠焜
耀中衢兒童走卒厥角其下父老謳吟稱述靈貺相傳
順治之初大兵南下順刃者生蘇刃者死悚悚黔首駭
瞿奔觸乞命于神總兵官土國寶入自盤門至于橋下
恍忽有見英姿颯爽乘馬翰如乃共羅拜不僂一人惠
我無疆斯之謂歟咸豐十年粵賊之亂燬于兵火疆宇

既復庶貌未葺吳縣知縣唐君翰題明允篤信克寬克
仁下車未期百廢具舉乃尋遺址瞻顧咨嗟懼上無以
稱 詔書崇極大神之義下無以慰吳民之心爰屬其
耆老而謀焉庀材鳩工卜日首事垣墉丹雘罔不聿飾
前堂後室悉還舊觀材美工巧有加于昔若節春秋齋
戒奉祀神歆其祭民受其福于時德清俞樾薄游于吳
聿觀厥成樂爲之記因述本末刊嘉石焉銘曰
赫赫明神惟漢虎臣皓然之氣昭同于天竝天四海莫
不蒙恩維吳有廟祀事孔虔中遭元二越在荆榛明府
蒞止乃謀鼎新匪曰新之舊貫是仁降福吳土於萬斯

年

鄒氏恩卹全錄序

咸豐之末粵賊爲封狐雄虺糜沸東南而吾浙實終受其毒自上章之歲以至重光杭城陷陷匪一而再竄窳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衣冠塗炭閭閻煨燼吁其酷矣天厭厥亂光啓中興王師焱騰電發羣盜殄夷東南永綏 天子憫羣黎之不康逢此百罹 制詔有司凡官若民歿于王事或抗節不辱咸與褒揚于是錢唐鄒氏以積勞病故聞者四人曰山東莘縣知縣諱淦曰候選訓導諱志路曰內閣中書諱在官曰江蘇侯

補府照磨諱福昌其婦人以殉難聞者五人曰在官之妻程曰在陸之妻陸曰志路之妻湯曰在寬之妻湯曰在寅之妻張其女子子適人者六人曰高光陞之妻曰吳理綜之妻曰周桂生之妻曰陳繼鄒之妻曰孫國培之妻曰徐承敬之妻未適人者三人女子子之女子二人曰高曰陳咸 賜卹 賜旌如律令禮也夫義重于身人臣之高節賞延于世 國家之令典有美弗記後無述焉莘縣君有子曰在衡孝友淵懿博學于文作爲歌詩摘其光曜詞文旨遠庶傳方來舊史氏俞樾讀而歎之伏惟述先德示後昆所以勸孝也陳

國家恩德之厚所以勸忠也嘉其原本忠孝匪直彫章
縟采而已故樂爲之序焉

書張文敏劉文清所書上海曹氏志傳後

余童子時侍先朝議君卽聞言乾隆中侍御曹劍亭先
生劾和珅事云先生至熱河待罪

高宗純皇帝召入諭之曰爾讀書人不讀易歟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先生叩頭流涕而出嗚呼先生
之直非

純皇帝之聖則禍且不測矣觀于有明楊沈諸公而後
歎先生遭際盛時得以行其志所謂主聖臣直千載一

時者也曹故上海巨族其先有諱泰曾者爲福建莆田
令治鄭元振獄以執法拂大府意坐以失入劾去之於
侍御爲大父行侍御事至
仁廟時大白璽書褒美海內咸知而莆田君事卒不得
白旣歿之後其所治鄭獄舊牘猶封置篋中題曰官可
黜案不可易嗚呼是亦可悲也矣州縣之官壓于督撫
有所屈抑噤不得一言
朝廷雖明聖無由知之吾是以因侍御而重爲莆田君
惜也爲莆田君作傳者黃山布衣宋和字介山書之者
張文敏也銘侍御君之墓者朱文正公書之者劉文清

公也其邑人王叔彝太守刻入詒安堂藏帖曹海林學
博其昆裔也合爲一卷出以示余因書其後
書應敏齋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余同年生應敏齋觀察出所記張貞女事示余余大書
奇貞苦節四字於其卷首或問余曰未嫁而爲夫守節
禮與余應之曰禮記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
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
亦如之鄭注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正
義曰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夫婦人不一斬在室
爲父母已嫁爲夫今聞壻死斬衰往弔是固以夫之服

服之也惟是聖人制禮本乎人情使必斬衰三年終身
不嫁則是強人以所難行而中人以下之人其不能仰
而跂者眾矣故爲之制既葬而除之除之而女得嫁于
他族斯禮也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而使天下可以通
行也世之儒者執此以繩天下之女子見有未嫁夫死
而爲之守者輒以非禮詆之嗚呼過矣士昏禮鄭注曰
婦人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是許嫁
之後此身已有所繫屬矣故必待成昏之夕夫親爲脫
纓今不幸夫死此纓孰脫之乎將遂不脫而又繫於他
族乎是一繫再繫也將自脫之待其許嫁他族而又著

集五
二
纓乎是繫而不繫也以是言之設有壻死往弔而遂不歸奉舅姑撫嗣子數十年如一日者聖人必深許之也必不以非禮詆之也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聖人錄其詩於邶風不以爲非禮明矣且夫聖人之禮豈獨未嫁夫死可以改嫁乎雖已嫁夫死亦可以改嫁也是故禮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使執此而謂夫死改嫁禮也可乎不可乎或據曾子問篇昏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

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是壻之父母死且得改嫁况壻死乎是固不然夫禮經之晦久矣此經兩曰禮也具有深意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此禮之正也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此禮之權也曰壻弗取而後嫁之可知壻取則仍歸此壻矣古人昏禮自納采問名至請期而成禮爲時初不甚久非如後世之論昏於鬻鬻之年也故遇父母之喪待至三年之後已爲曠日持久聖人知久要不忘之義非可概責之中人以下也故其制禮委曲如此亦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

而豈謂女必改嫁乎余所著羣經平義曾詳言之世儒不達禮意遂謂昏禮成於親迎未親迎之前猶塗人也改嫁不爲過嗚呼豈有塗人而聖人爲制斬衰之服者乎推不二斬之義女已爲壻斬衰矣設壻未葬而已之父母死必降而服期乃旣葬之後又還爲父母斬衰聖人制禮有如是浮游不定者乎夫斬衰之服三年之喪也聖人旣爲制斬衰之服必欲其終三年之喪苟不欲其終三年之喪必不爲制斬衰之服是故旣葬而除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是未廟見且未成婦况未成昏乎是又不然婦者對舅姑而言未廟見故未成婦非謂其未成乎妻也妻之道成於親迎而實始於許嫁許嫁之後已有夫矣傳曰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因夫在而然若不幸而夫死則固當奔赴矣且其斬衰往弔也見舅姑乎不見舅姑乎旣往弔矣其必見舅姑可知也旣見舅姑矣其已成婦又可知也是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示未成婦道也未成昏而夫死斬衰往弔示已有妻道也聖人制禮或遠之或近之豈可執一而論乎昔延陵季子一劍之細不因生死易心况女子以身許人

而忍負之

國家定制凡未昏守志者皆旌如例考之禮經則有斬衰之服稽之功令則有旌表之典然則子於貞女何譏焉余既以應問者因次敘其詞而書其後

舅氏平泉姚公家傳

姚公初名琨字仲瑜又名慶寅又又名光晉杭州仁和人所居臨平鎮有泉曰安平故自號平泉幼穎悟與兄東石公齊名應童子試皆以句股算術受知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補博士弟子員東石公名珣後以優行貢成均早卒公事嫂撫兄子二十餘年如一日鄉里傳之

道光五年公年四十有六始舉於鄉八應禮部試卒不第充國史館膳錄二十六年一統志告成部議以知縣用公不樂吏職改授教諭南歸時年已六十有八矣遂不復遠遊主石門長興兩邑講席者數年至咸豐三年冬始選授上虞縣學教諭公既之官訓諸生以經義每歲科試它廣文於新進諸生斷斷如也惟公獨否故虞人雖婦女豎子無不知公之賢每言及公不稱其官輒曰姚菩薩云學校官故清苦公落落不善治生歲所入恆不給然親戚待以舉火者猶數家公於醫學甚精有求治者輒應之越嘗侍公坐有人貿然來自道所苦

公卽爲切脈授以方并告以飲食所宜其人得方自去
樾問此何人公笑曰不識也其坦易類如此少時負經
世之志喜論天下事道光初客吳中適歲大無時侯官
林文忠公爲江蘇按察使公上救荒議及疏濬三江水
利議文忠甚韙之讀書不屑爲章句之學議論多先儒
所未發常著性論二篇其畧曰性者何心之所生也故
于文心生爲性天道不能有陽而無陰則人心不能有
善而無惡善者乃吾性中之義理卽孟子性善之說也
惡者乃吾性中之嗜欲卽荀子性惡之說也二者皆心
之所生同原共軌而出故孔子曰性相近也或曰先儒

論性有義理氣質之分與子之說將無同曰非也氣質
者天之所賦非心之所生不得以性名也氣有清濁質
有厚薄得其清者靈秀而聰明得其濁者庸愚而昏昧
得其厚者和平而寬大得其薄者殘刻而乖張乃稟賦
之不同耳然得其清且厚者性中必善多而惡少得其
濁且薄者性中必惡多而善少善多而惡少則惡不能
奪善惡多而善少則善不能制惡所謂唯上知與下愚
不移是也知愚以稟賦言非謂心生之性也又曰中庸
言天命之謂性是舉孔子盡性制命之說而到言之者
也夫不曰盡性以至命而曰天命之謂性則是性中有

善無惡不必克己復禮扶陰抑陽而自無不善矣孟子之學出于子思遂發爲性善之說非孔子論性之旨也且此乃孟子初年之說及讀日之於味一章則已明性之有善惡且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是卽孔子盡性至命之說而非復子思之說矣又曰孟子口之於味數語卽佛家之六賊道家之三尸也聖人以扶陽抑陰之理盡克己復禮之功使嗜欲皆合乎義禮所謂盡性也蓋性之生於心之陽者魂也生於心之陰者魄也魂善而魄惡卽太極之陰陽也天生君子亦生小人聖人能使小人聽命於君子而天下治心有善性

亦有惡性聖人能使嗜欲皆合乎義理而吾心治然不可謂吾心無嗜欲也又不可謂嗜欲盡可去也何也血肉之軀有魂又有魄也使有魂而無魄則必如佛之涅槃仙之尸解而後三尸六賊斬滅無遺矣然而鬼矣無用於世矣而謂聖人爲之乎公又著大學辯正其畧曰格物致知皆小學也大學之教以正心誠意爲始但大學所教必由小學而來故列格物致知於誠意之先原所自也本非大學所教何必釋又何必補宋儒不知此而支離割裂紊亂甚矣公所著書惟詩十卷行於時瑣談三卷襍著二卷皆未寫定槪嘗受而讀之故錄其大

者著於篇吾母姚太恭人公之女弟也公於諸甥中獨甚喜樾每讀樾文輒歎曰天才也以弟四女妻之嘗謂樾曰薛歐兩五代史皆成於宋不得不以相禪者遞推而上然至李存勖則直接李唐矣朱梁雖上受唐禪而下無所授苟削去之與宋之得統無損以唐固不受梁禪也何以薛歐及通鑑綱目必合爲五代附朱溫盜賊于帝王之列哉吾擬撰一書爲十一國志以李克用爲首以其用唐正朔也其次則王建朱溫楊行密劉巖王審知以其同時開國不相臣屬也其次爲石敬瑭劉知遠而以劉崇并入又其次爲李昇又其次爲郭威凡十

一國國自爲書如陳壽三國志之例而楚與南平吳越則別爲載記各以其臣附之蓋唐宋之間概而無紀不得執宋人之見以五代爲正統也吾精力已衰恐不能成此書子盍爲我成之樾唯唯謝不敏然謹志之不敢忘公歿之前十許日手書寄樾於吳中曰老氏言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此語已涉佛氏然道德一經有體有用可以治世非佛氏所及孔子十翼吾味之皆老氏之旨也豈可以異端斥之乎上虞無可語此者故爲爾言之時公固無恙也俄而病病中起居猶如故一夕忽有兩鐙自中門入家人咸見之詰問誰何則無人焉鐙亦遂

不見其明日公卒時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也年八十有一公之未至上虞也會夢至一處四面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及至虞游仙姑洞宛如所夢公笑曰吾前生豈山中老僧歟因繪圖記之公在虞凡六年愛其地僻而民樸有終焉之志故其歿也卽葬於上虞之長者山

樾旣私爲公立傳乃妄論其後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聞道之難也若吾公者殆所謂聞道者歟公生平以信天翁自比樾請其說公曰易不云乎天之所右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吾之謂也然則公之窮理盡性以至命者於此可見矣公自言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故行年八十而神明不衰信乎其聞道者也

王封公傳

公姓王氏諱瑤楨字戟門揚州寶應人祖諱箴本以恩貢就職直隸州州判未仕卒寶應縣志文苑有傳父諱曰晉爲郡學增生早卒公時尙幼哀毀骨立見者驚歎謂成人不及也事母劉以孝聞王氏故寶應著姓在順治時有曰有容者以恩貢知江西泰和縣多異政民私謚清惠卽公六世祖也其四世伯祖式丹康熙四

十二年進士 廷對第一世稱樓村先生伯曾祖懋竑
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教授 特旨授編修入直 上
書房有文集行世 四庫全書著錄所稱白田草堂集
是也公承家學益自刻厲善爲功令文字入縣學旋補
增廣生員居鄉教授生徒從者甚衆門下大生往往掇
巍科躋華廡而公竟以諸生終其於榮利恬如也家故
貧自奉尤儉嗇衣履敝乃易之一冠或十年然性好義
樂成人之美嘗客海陵鄰有女子已許嫁而壻遠出不
歸母貧不能守鬻女爲人妾女將行與母抱持大哭聞
於外公入問之曰若女爲妾願乎母垂涕洟曰願則胡

哭迫於寒餓耳公卽質行篋中衣代償聘錢七十五千
女遂輟行後卒歸其壻又公葭莩戚有婦任身而夫死
貧不能自存公曰此婦或死或他適腹中子不保則其
夫絕無後矣宜調之調之婦竟舉一男又有巨族婦夫
死貧無子族之人莫之顧異姓又引嫌不敢預公資以
金擇其族之賢者後之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
言兮公之謂也又有許嫁而夫死者將斬衰而往舅姑
以貧不能養辭公曰奈何使貞女不得行其志乎遂出
金助之女之族女之夫族以公出金畢出金貞女遂如
夫氏以終凡公所爲多此類鄉里以此稱公公曰孟子

言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吾亦行吾不忍人之心而已
他何知焉道光十一年大水明年饑公戒鄉人飲中酒
起曰吾儕飲酒樂甚如溝中瘠何乃議率錢振之活數
萬人公長子凱泰道光三十年進士以編修授浙江按
察使今遷廣東布政使次子毓敏縣學生人賞以同知
注選籍孫臚卿像卿皆有名賢會中識者謂天之報施善
人未有艾也公年七十二以同治二年卒於家妻楊前
公卒有賢聲

論曰昔讀太史公書於顏氏子之天盜跖之壽反復太
息疑天道之不可問然景惠陰德罕樂陽施炳烺前載

又何也嘗以數十年來耳目所聞見證之凡子孫炎炎
隆隆大昌其家者其祖若父必有利澤及人者也不則
睦嫻任卹爲鄉里所推服者也嗚呼誰謂天道之貳差
乎懋與凱泰同年成進士又以長女女豫卿故得備聞
公遺事益信歐陽子之言爲善固無不報矣

贊曰哲人雖往遺澤孔攸旣厚其本必豐其條先德往
獻後福來疇維彼造物孰云不讎王氏之興捷於鼓枹
言告來哲天命不怡

周君雲笈外傳

周君名承謙後更名祖誥字雲笈杭州仁和人祖諱駿

發以名孝廉作令江西有政聲父諱肇蓮始自城中遷於臨平鎮君弱冠有大志不苟言笑每言節義事輒張目握拳或擊案有聲其婦爲平泉舅氏長女與余婦兄弟也故余與君少相狎嘗偕至永平庵庵故傾圮兩人同坐階石上縱談當世事君顧謂余曰人能不惜頭顱然後百事可爲余甚壯之道光二十年舉於鄉試禮部者七次卒不第咸豐三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君志在成進士頗不自得已而歎曰是吾祖宦游之地也敢不勉乎是時粵賊犯江西省城雖已解圍而賊蹤四出境無安土君子身赴豫章襍被蕭然與寒士不異

居一年代理豐城縣適鄱陽水發幾毀隄岸君晝夜堵禦須髮皆白又自出養廉銀爲部民倡于是民爭出錢修築隄岸不日而成遂以安堵及君去任民送者數千人餞者道相望君在豐城纔四月耳其德政感人已如此已而奉檄署安義縣安義小邑無險可守四面皆賊巢或勸無往君曰是何言歟卽日具車而行旣至命鄉自爲守人自爲戰善必賞惡必罰事無大小皆親決不藉手胥吏夜則徒步巡行雨雪無間故雖寇警疊至而盜賊斂迹市井晏如父老稱江西第一好官云六年正月賊氛愈迫幕客家童皆星檄君知事不可爲以一死

自矢顏色如平時先將獄囚及倉庫錢糧具公牘送省
中而自居危城不少動十九日黎明賊大至君率鄉勇
數百人出城大呼殺賊手刃四人君亦身受數刃竟力
竭而死年四十有四賊退後有吳姓者失其名求得君
骸骨面如生佩有象牙章一其文曰敬爾在公部民莫
不感泣巡撫以其事聞
詔贈知府銜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
論曰守土之吏與城同存亡固其分也然自粵賊騷
東南蹂躪幾徧所在官吏輒先去爲民望及賊退又引
爲己功以收復告嗚呼守土者類如此賊所至千里無

堅城何怪哉君在官止數十日賊猝至或稍避其鋒人
猶諒之而竟死何其壯也君於 國史宜有傳余舊史
官也竊譏次其事實爲外傳以諷凡守土者每憶君永
平庵中之言則其死難時意氣之盛可以想見矣

汪君樵鄰傳

汪君名翔麟字東垣樵鄰其自號也安徽休甯人其先
出唐越國公汪華君世居休甯東鄉之汪邨爲邑著姓
五歲入塾讀書未成童十三經兩漢書文選皆卒業補
博士弟子員鄉試屢薦皆不中君以家事繁冗不獲專
力舉子業而所以期子弟者甚切又因所居僻遠子弟

無以廣交游通聲氣乃移家僑寓常州是時海內承平江南尤爲繁華淵藪君系世富厚獨恂恂無聲伎之好厚修脯豐摯幣延浙中知名士如丁庶常士元馬孝廉晉蕃輩課其子若弟而予舅氏姚平泉廣文及先君子先後主其家尤久予從先君子讀書因得識君君豪飲喜客取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之義名其所居曰樂數軒每至秋日廢菊花數百盆張鐙置酒召賓客觴詠其中或漏三下猶未休有秋興分詠銷寒偶吟諸集行于世皆其時所作也會母吳恭人卒君以遺命歸新安舊里自是興亦稍衰矣君回徽後復延予至家教

其子凡六年君每日晨起必至予室談數語始去風雨寒暑無間君性喜施與又好醫雖不讀岐黃書而每得良方輒手錄以歸製如法有求者問所苦投之立愈君嘗自常州回徽楫舟險灘下水驟至夜半舟人移牀柯植高處一失手舟隨流下駛行亂石間瞋息數十里咸謂無全理忽有老人自岸上投以巨繩遂得攀援就岸而老人已不見矣識者謂陰德之報云君自五十歲後絕不飲酒然絜無病咸豐四年十月君年六十矣自營生曠徧拜祖塋歸得寒疾是月十六日爲君生日猶起受家人禮越數日竟卒君長子芝芳受業於先君子

與予交甚厚次子鴻逵爲予門下大生早歲饒於庠頗有聲咸豐二年予入都君命逵也從行應順天試不中納貲得選六安州學訓導後改官工部主事咸豐十一年舉人三子鴻運諸子以予知君最深請爲之傳因書其大畧如此

論曰君孝友出於天性與人言諄諄然而人自敬畏之殆古所謂長者歟壽至六十婚嫁皆畢考終于家君歿之明年而徽亂休甯屢陷于賊流離遷徙民無所定死亡者過半而君已不見矣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君以一身備之天之

報施善人豈爽也哉

符烈婦傳

符烈婦姓牛氏河南嵩縣人父牛元吉婦生三歲許嫁同縣貢生符篆玉之子錫蕃道光十二年歸符氏年十七時舅姑皆在且有祖姑老而多病婦奉侍甚謹祖姑臨終謂其姑曰新婦真孝婦也婦歸十年而錫蕃卒無子婦欲死之其生母雷謂之曰爾尙有舅姑且壻無嗣柰何死乎婦曰諾已而嗣其夫兄之子廷揚爲子婦親教之或廷揚讀書稍懈輒流涕自撻母子常相抱而哭咸豐二年舅姑相繼卒時廷揚已屢應童子試矣婦出

所蓄私貲爲廷揚援例入成均五年九月服闋婦如母氏省其生母數日始歸歸則與娣姒輩語家事又諄諄訓其子若婦語甚悉聞者咸謂偶語及之未之異也十月五日夜縊而死年四十歲距夫亡十有三年矣于是皆大驚歎聞于有司有司具其事以上時予爲河南學政手批其牘曰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可謂心堅金石者矣會同巡撫具題旌如例

論曰古所稱烈婦以身殉夫者衆矣大都於其夫初亡之日痛不欲生斷脰絕粒一瞑不視斯固恆情之所難然或感於情或激於意氣一念之間慷慨引決事雖難猶易也若符烈婦者距夫死十三年爲夫奉父母教嗣子至父母考終嗣子成立而後成其初志從容以死嗚呼此古烈丈夫之所難而乃得之女子哉

周孝女傳

周孝女名芝字叔英杭州仁和人贈知府署安義縣知縣周君之第三女母姚恭人于余爲舅之子于余婦則兄弟也孝女始生適余新婚安義君來賀且戲曰君已得一子婦矣又三年余長子紹萊生遂聘爲婦性淑慎寡言笑不喜發人過女功餘暇好作字或靜坐而已內子極愛憐之謂吾家得佳婦咸豐六年正月安義君死

寇難事具余所撰安義君外傳女聞訃悲慟然啓處飲食仍如故四月十日女晨起盥櫛焚香于其父之位前拜且哭哭已入所臥室呼婢索茗飲母入視之側身臥牀中呼之則曰諾問有恙乎則曰無諸兄弟姊妹環問之應皆如是疑其得暴疾有嫗能以按摩治人疾趣使治之女向嫗搖手示勿欲召醫未至其伯父慕陶孝廉爲切脈脈初如常再按之已無脈比醫至氣已絕矣然側身臥如故體仍溫和貌益腴潤鼻孔有物出白而嫗如絮及歛已隔宿矣四肢猶能屈伸雙目俱閉或啓視之童子尙瑩然也女嘗語諸姊曰人生無疾而終至不

易得獨吾能之餘人無此福也將卒前一日檢所用筆墨及其父手蹟平時所摹寫者屏當置一篋以授其兄復謂諸兄弟曰吾父大節卓卓可傳行狀不可不早定也聞者亦不爲意迨後思之女若前知其將死者又嘗咄咄獨語曰宦遊何味今之仕宦者宜早勸令歸休矣時余方視學河南其明年卽以人言罷斯言也豈爲余發歟皆可異也卒年十有八

論曰世傳得道尸解者鼻有玉柱下垂女鼻孔物豈卽是歟女卒數月其姊伯英仲英同夕夢至一處見安義君南面坐女西面坐女出一紙示兩姊不甚可識中數

字差明白曰萬事如電耳異哉豈女果死而不死歟事雖不可知然安義君秉性慷慨又死王事所謂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者女從父九原其必不至泯然漸滅蓋可知矣

誥授通議大夫 賞戴花翎按察司銜貴州卽補道署平越直隸州兼署開州知州 贈太常寺卿世襲騎都尉戴君墓表

道光十七年余始應鄉試廁名副榜榜末爲戴君商山越二年而君舉于鄉又五年而成進士諸同年生咸詫曰吾榜成進士者尠君列榜末不數年掇高第以去豈

非吾榜之高才生歟乃始藉藉稱戴商山戴商山然而余固未之識也同治五年余寓吳下有戴氏子曰儒者投刺于吾門稱年家子而求見進而問焉則君之嗣子也手一編曰是君之家傳嗚呼君死矣余踰伏久于時事罕聞見不知君死狀受而讀之乃歎曰若君者豈獨吾榜之高材生歟乃當代之魁士名人也按家傳君諱鹿芝商山其自號也浙江蘭溪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七年補應 朝考以知縣發貴州試用補印江縣知縣升朗岱同知歷署修文縣知縣定番州開州永甯州平越州知州代理安順府知府咸豐二年秋九月開

州賊何二攻陷州城君時攝開州牧冠服死于堂皇君才識明練勇於任事不畏疆圉不避艱阻其攝修文令也修文民屠福生謀叛前令上變大府卽命君往代之君疾馳至修文屠氏謂者日數輩三日夜無動靜意稍懈君忽單騎率數役馳入屠所居寨屠父子五人皆大驚厥角於地稱死罪君笑曰無恐從我歸耳皆儼然從行君釋其罪而用之後賊至屠父子殊死戰城竟以全焉其攝永甯州牧也州故苗疆頑民結寨自固者相望劇盜伍王臣踞石頭寨地尤險大軍攻之未卽下以武功爵羈縻之益偃蹇君偶有事於小箐距其寨甚近有

儻何鴉片而過者趾數千接於道問之皆賊黨也命奪而燒之一夫鏐頭突鬢六品冠服騁而前疾呼曰勿勿君誰何之曰吾石頭寨伍王臣也君大怒手摔之踏地欲殺之無刀顧曰刀來刀來倉卒無應者乃反接之以入城城中皆大驚或勸勿殺君怒曰賊來在我終不令爾曹獨死遲明出伍王臣辜磔之竿其首縣之石頭寨明日仍有事于小箐則伍王臣妻子兄弟皆囚服道旁叩頭血漉漉求免死君揮以肱曰去去勉爲良民無犯吾法矣於是威望益振大吏倚之爲重所至羣盜皆屏氣莫敢枝梧然竟死何二之難先是開人獲穿窬二官

極枯之斃一人一踰數日不死憐而釋之卽何二也咸豐九年何二踞尙大坪以叛君時方攝平越州牧未至大府千里飛檄委君兼攝開州事君知開事急遂改道赴開賊知君有備不敢窺州城然踞巢穴如故君以兵禍不解民且廢耕思如屠福生事勸之降十年閏三月單騎馳賊營父老遮道留甚苦君曰吾計之孰矣彼脅從者皆吾民未必卽我害得遷延十許日雖殺我耕事畢矣聞者皆泣下旣至何二箕踞坐上其手曰官來吾英雄官亦英雄君吐曰否汝言何也吾汝父母若曹吾子耳父母不忍其子死來活汝汝言何也何二意稍沮

君百端陳說利害卒不聽居尙大坪賊巢者七月惟取所攜周易諸書讀之見賊輒怒罵然賊終不忍害竟送之回城羅拜而去曰公在吾曹敢闖城圍一步乎明年君坐事去官代者未至賊不知謂君行矣率眾攻城城無兵無餉無以守君檄調修文舊部至而修文距開數百里賊斷餉道士皆枵腹城遂陷君偕妻姚淑人坐堂上賊至淑人縊君手劍擊賊賊還擊之中額顱血湧出遂仆賊相戒勿殺君君復蘇顧其弟鹿榛曰吾此時心愈定亦愈清平日讀書之效至此驗矣吾生無愧怍死且爲神言已大笑遂卒嗚呼雖古所稱結纓銜須者何

以過哉事聞大贈太常寺卿子騎都尉世職蓋君雖以
州牧死事然前已有旨以道員用又加按察使銜故
從三品例賜卹且詔原籍及死事之地皆建專祠
以時致祭君雖死不朽矣君舊所部民間君死莫不流
涕雖賊何二亦稱君爲貴州第一好官蓋其忠誠所感
發如此然則吾儕當日藉藉稱戴商山戴商山其知君
殊淺也君於國史宜有傳其同鄉先達唐耕石銀臺
又詳述其行事爲之家傳應敏齋觀察取以銘其墓葬
之幽宮凡君歷官先後生卒年月及先世名諱具矣而
嗣子儒又乞余一言余故舉其犖犖大者表于其阡俾

後世過墓而式者有可考焉

清故徵仕郎中書科中書程君墓誌銘

嗚呼粵賊驛騷東南所至無完城而不數年間禽獮草
薶剿殄無遺非惟師武臣力也由

國家德澤深厚士大夫尙義者無不以敵錄爲念智者
効謀富者輸力故舉事易而成功速也方咸豐三年金
陵戒嚴方伯祁公謀以木橫截江流程君故以木爲業
罄所有作筏屯兵安礮遮迺上游城陷後無以其事上
聞者君亦不自言也後又以木製雲梯造浮橋助官軍
克鎮江非所謂尙義之士能爲

朝廷敵愾者與君歿後八年其子詒孫爲吳縣訓導奉檄監紫陽書院適余主講席遂以狀乞銘余高君行誼故樂爲之銘焉按狀君姓程諱紱字澤雲其先世自歙縣篁墩徙居婺源遂爲婺源人君生有至性居喪骨立其仲父卒三子皆幼君養之教之以至成立素儉約惟好書籍勇施與在金陵時創設義濟堂死不能殮者施之棺又於冬日設養幼局生子不能舉者收養之與人交有肝膽同鄉胡某木篛自金陵賊巢內流至京口守篛者爲黃秋桂髮髻然三月未鬚官軍獲之將置之法君力請免之願以家口保皆曰程君信人也可無疑黃

遂得免又有鄭某木篛流至丹徒爲水軍所得君代贖出之且爲運之蘇人皆稱焉然君行事既有犖犖大者此固其緒餘矣咸豐九年金都轉安清至蘇州勸捐供皖北軍需凡木商之捐以君總之四月十六日君晨起趨局猶無恙也中道痰忽登湧目冥眊不知人家人輩奔往昇歸已不復能言日加申遂歿年五十八配單氏生丈夫子四鍾銘詒孫鐸銘先君卒女子子四張鐘孫國榮俞桂彬俞明忠皆女夫也系日月左朗伯朝佑朝保某年月日諸子葬君于某原銘曰其位不必崇其奉上則忠其家不必豐其施物則洪君

固不自言其功造物者亦不使食報於其躬吾銘其幽

官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俞氏浙江德清人諱與唐詩人陸羽之字同故字儀伯晚年自號澗花世居東門外之南埭潛德不耀先祖南莊府君砥學礪行乾隆五十九年應鄉試中式矣將寫榜監臨某公見其年已七十曰是可邀恩賜言于主考以它卷易之及循例入奏而年七十以上者止得副榜貢生某公悔焉人皆以爲惜南莊府君笑曰留此以貽子孫不更優乎事具家傳南莊府君年五十

無子先大母戴恭人禱于蘭村百子堂而府君以生幼穎悟先叔祖筠巖公開塾于家授唐人詩百餘首輒成誦年六歲南莊府君館城南徐氏遂攜以俱徐故巨族亭沼之勝甲一邑府君讀書其中十年今集中有茗雲草堂歌卽其地也府君于學無所不通而皆南莊府君所口授無它師嘉慶二年春南莊府君病秋八月病甚府君時已聘蔡恭人婚有日矣至是以戴恭人之命倉猝成禮禮成而南莊府君捐館舍自是家益落薄田數畝不足具饘粥乃館于新市李氏藉脩脯供甘旨蔡恭人佐以鍼劑僅乃足焉六年蔡恭人卒七年府君受知

學使者文遠泉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十年嵇恭人來歸
十一年卒是歲戴恭人亦卒府君哀毀幾不起于是家
中事悉委之金氏姑金氏姑者南莊府君之季女適金
氏數月而寡家貧恆居母氏戴恭人之歿也以府君託
姑亦以姑託府君故內事皆姑主之至十八年吾母姚
太恭人始來歸而金氏姑卒依府君以終府君服既闋
益勛於學十五年鄉試蔣勵堂相國時撫吾浙于落卷
中見府君文大異之手錄其名送敷文書院肄業學使
者周蓮塘先生隸湖試優行士見無府君名亟縣牌於
門趣入試雖皆不赴然自此名益盛二十一年舉於鄉

是科主浙試者直隸顧筠巖先生德慶安徽李樅亭先
生振庸一時號得士焉府君游京師所交皆知名士趙
竹泉少司寇方爲部曹延府君于家其三子皆以摯見
筠巖先生于府君爲舉主亦命其子執弟子禮焉道光
二年吳小匏明府招游萬全萬全隸宣花府所轄有張
家口口外卽蒙古部落邊垂景物與內地絕異雖距京
師僅五百里而出居庸關踰臥囉嶺所經如懷來土木
皆明代屯兵列戍與也先俺荅諸部相持之所蓋古戰
場也府君旣連不得志于有司則以意之所鬱一發之
於詩而耳目間見又有以副之以故萬全所作尤沈雄

博厚爲識者所推服七年出都同年吳姓郊明府留之
丹徒署中遂徧探京口諸名勝間作廣陵游與借庵上
人爲方外交八年冬又赴公車九年自京師南下客吳
松十年又自京師客河南應康蘭皋中丞之招河南居
天下中花事特盛牡丹備五色大或如斗中丞僑寓豫
之懷慶府所居曰緱山村茂林修竹與南中無異故府
君集中覃懷游草二卷皆言其地山水之美花木之饒
而無幽愁顛頽之音亦可見府君所養也明年又自豫
入晉太行山界豫晉之間綿延數百里路僅一綫昇行
亂山中九日而至晉府君每云吾足迹所至幾半天下

而北出居庸西踰太行則尤奇絕爲生平冠十五年南
還客于毘陵主人海陽汪樵鄰明經嗜酒好客有蘭陵
菊社詩行于時每夜張燈宴客或漏三下猶未休府君
雅不善飲而與宴亦未嘗不歡其和易近人類如此二
十三年兄林舉于鄉明年府君與俱北上蓋試禮部者
十一次矣報罷南歸而府君年已六十有四遂不復遠
游是歲樾舉于鄉府君色甚喜以樾未習鞍馬手爲治
裝一襪一囊必躬視之時府君精力固未衰也俄病噎
踰年不瘳二十六年春大寒病益甚然起居猶如故病
中刪定詩集爲十六卷及門諸君以文就正者塗竄如

常時易簣前兩日晨起坐牖下時四方以書問疾者積寸許皆發視授林作覆函又爲手書寄樾于新安命移枕就正寢甫就枕而神楛遂不復有言比樾自新安馳歸距府君之歿十日矣嗚呼痛哉府君性純穆寡言笑重然諾雖寒士而能急人之急客京師時遇鄉人無以歸者輒助之歸已不足則代請之人必歸之而後已常至邑中有拜于路者驚問誰何其人曰君不識邪吾潘某也微君則長安餓孳耳乃始憶有此事笑而遣之自奉儉約衣履敝然後易生平無嗜好惟以圖籍自娛所著有印雪軒文集二卷詩集十六卷隨筆四卷讀二國

志隨筆一卷爲文章藁成寸腹而後書之不易一字其門下士顧君駿吳君斑皆成進士葉君世圻趙君景賢鄭君訓成汪君丙照皆舉孝廉晚年館鄭夢白中丞家從者益眾姚太恭人以府君年高勸謝客而府君意殊不倦誘掖益力居里中無疾言甚色而人自敬畏之道光四年自德清遷居仁和之臨平爲林樾讀書計也然府君嘗曰吾家自元末提舉希賢公始居烏巾山下至今四百餘年枕山臨湖繡勝交錯每新穀既入盂飯壺酒互相招延猶見古人鄉鄰風俗之美吾雖奔走風塵終不忘此樂也以故林樾遵府君遺意歸葬於德清南

門外金鷲山之原府君生於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六日巳時歿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八日寅時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林樾孫五人祖壽祖福祖綏紹萊紹瀛嗚呼以吾府君之才之學而蘊其所負不克見于時豈非命歟雖然士苟有以自立則區區之名固弗論也矧府君之著述足以傳後而其德足以覆翼我子孫雖以樾之不肖猶得蒙其餘澤以叨竊
聖世之科名則天之所以待府君者又豈薄歟當府君客覃懷時著詠古詩四章其次章蓋爲孟皮未與配享而發及樾視學中州遂奏行之嗚呼此特一事耳而府

君之詒我後人者可見矣謹就耳目聞見所及謹次其事如右男樾述

